宋會要

遼史拾遺附錄卷二

宋會要 永樂大典第五千二百五十七卷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北面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北面言契丹置館于拒馬河北以俟朝使　二月戸部副使宋搏使契丹還上虜中事且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武功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僻惰者　六月以都官員外郎孫奭假秘書少監使契丹諭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仍不煩遣使時議者以東封大禮必須差發六師恐契丹猜慮遂議差使諭意帝曰如聞朝廷每命使持禮往彼皆自界首差使副接伴逐程每命使人專備館穀國主必自遠而至躬親

延接頗為勤至勞費當令輿至雄州日先以文字達之武上差人于界交領武至本國契丹累止差人至界河交領書信若本國報書亦只雄州交領乃得報云封禪大禮何勞告諭其禮物屢違誓文不敢輒受帝曰異域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　十一月契丹使左武衛上將軍蕭永等來賀承天節宴于長春不舉樂以將奉冊謁廟故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入契丹使還前殿前都虞候王繼忠附奏獻名馬法錦銀鼠貂鼠被褥袜襦酒器玩堞賀封禪禮畢詔答賜之　五月邊臣言契丹為黒水所侵而遁時雄州言契丹改築新城宰臣王旦曰契丹所納誓書有無刱修城池之言樞密陳堯叟曰彼

先違誓修之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且以爲如是當有漸也宜令邊臣遣人告其違約以止之則撫御遠俗不失其懽心也　十月帝以御筆所記事示宰臣曰送蘭馬帝曰雄州奏得蘭馬送契丹又奏近有盜馬以歸投者其馬亦止稱蘭遣送北部然則彼亦知其紿也宜諭雄州吏有若此者當閱實以還之無涉欺誕　十二月二十四日雄州言得涿州報契國以其母蕭氏以十二月十二日卒遣使天成軍節度使耶律信寧來告哀時契丹賀正使在館詔館伴諭之集賢校理張象中閤門祗候薛貽廓馳驛迓詔發朔七日擇日制服　二十八日耶律信寧至命太常博士贊引請西

上閤門使受書進內博士命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石
中立太常博士直史館劉踏與禮直官同贊引又命李
維曹利用館伴其使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學士
知制誥已上就都亭驛弔慰突呂姑等又令突呂姑等
就開寶寺設位奠哭成服又令禮院為定成服儀注禮
直官引使副北向設香酒拜跪成服舉哭三奠焚紙馬
改服吉服還驛其制大使副使麤布頭冠帽斜巾方裙
大袖袴絹襴衫青絰桐杖上中節麤布斜巾襴衫袴絹
襴衫青絰下節麤布袜子四衩衫袴青絰　三年正月
契丹使偶起等言所進國母禮物本國以母亡懇辭不
受　閏二月詔河北河東緣邊安撫司候契丹國母葬

日令沿邊州軍于其日前後各禁音樂三日仍移文契丹界令知朝旨　是月河東緣邊安撫司言北人王貴舉族來歸欲送還之帝曰蕃法亡者悉孥戮之况契丹誓書通逃之人彼此無令停匿可令本州遣歸北境勿移牒部送　六月雄州李允則言契丹界累歲災歉闕食多于近邊市糴詔本州出廩粟二萬石出糴以濟之

是歲契丹相韓德讓死韓久專政有智畧契丹畏服自蕭氏卒繼以韓死虜主闇弱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附焉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講信修睦務有大體如其未洽遂加恩命豈柔遠之道耶　七月雄州言契丹國主以其母喪殯顯州日三時沃奠四月葵

于州北二十里五月台所部南北大王及室乙室頻畢
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十乘于幽州載戎器
將伐女真高麗時契丹入殺其臣邢抱朴治劉晟代知
政事又名隆慶隆慶及側辞以避暑不從輙繕完兵器
遣親信以私書交結國中貴倖其親信録書來告雄州
訴其戎主不能叶睦親族國人思漢帝曰此必隆慶教
為之密諭邊臣沮其意凡契丹有所調發先下令使自
辦兵器馳馬粮糗故其鈔略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內
漢口有罪者配軍曰驍武人皆嗟怨不為用　九月十
一日契丹遣臨海軍節度蕭昌領給事中室程奉其母
遺書及遺物玉釧琥珀瓔珞碼碯瓶盤犀玉壺良馬等

上又遣左武騎上將軍蕭善寧左領軍衛大將軍張崇濟獻御衣文犀帶名馬弧矢等來謝聘禮以國母遺留書禮亦令于閤門通進人使入見　十一月六日契丹以本國將征高麗遣右監門衛大將軍耶律寧奉書來告時議以朝廷前遣孫奭告來封契丹館奭于境上但有報書令其使來當遣使接伴亦以方守前約如監欲赴闕即從其請乃以殿中侍御史趙稹假給事中馳赴雄州迓之知制誥孫僅假中書舍人東上閤門使白文肇館伴初耶律寧至涿州李允則止之寧言奉國命以機事馳報不敢駐允則即遣使臣伴送赴闕及至又以寧遠來困乏特放起居兩日朝辭日就驛賜御筵又同

赴玉津園射弓其例并雜物鞍馬弓箭悉賜之　十日知樞密院王欽若言將來契丹賀承天節正旦使赴淵未審舉樂不帝曰此當諭雄州不須先聞但依例自界首音樂迎接悉依自來體例如彼使不欲聽樂之時即以今來特禮慶賀即與迴謝禮信特送遺留事體不同無緣已入朝廷封境難以止絕諭之　十七日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直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趣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

丹以西樓為上京遼陽為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既葬必守墳或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帝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大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十二月一日雄州言契丹與高麗戰敗衂帝曰戰者危事蓋不得已非可好也　二十日河東沿邊安撫司言契丹于朔州南再置榷場　是月接伴契丹使張象中等言戎使以沈月十二日本國母喪朞欲易服舉哀詔象中至日

於所到處預令三番使臣選寺院設位祭奠行慰禮若
欲易服舉哀即諭以赴朝廷慶賀不便仍住樂一日
四年正月以開封府推官太常丞李維假衛尉少卿爲
詔諭契丹以覘祀汾陰令至境上付其疆吏　四月十
二日入契丹使李迪言今月二十日廻至雄州緣契丹
國王親督兵伐高麗以是久駐中京其弟隆裕丞相韓
德讓相繼而死高麗之戰兵敗多不還者　五月十六
日邊臣言契丹征高麗官屬多戰沒乃取幽薊閒曾干
仕進及稍知書者以補其缺又遣使歸取介冑萬計其
弟隆慶不給蓋相疑閒也　五年七月六日知雄州李
允則言契丹議築武清安次涿州城是正違誓約待其

興功而言則必恥于中輟乃詔允則因使北境者諭之既而允則言彼國聞命即罷其役　六年知制誥王曾充使還上契丹事曾上七事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為開泰元年以幽州為析津府國主弟隆裕卒隆裕初封吳王後封楚國王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置中京又至中京或西京從北安州炭山屯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亮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州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為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防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校所造又有開

泰寺殿王邪律漢寧造建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外有
于越王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
後易之也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
至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栢谷山五龍池
過溫餘河大夏城坡西北即西京為避暑之地五十里
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
闌山數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
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
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而約其里數過
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
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發弓連繩本洛陽防扼奚契丹

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頂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盤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居屋室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峡館過蝦蟇嶺九

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望山山多禽獸材木國主多于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闕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内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市天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閶闔城西内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槖駝尤多青鹽黄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粆糒

是歲翰林學士晁

迴龍圖閣待制查道充使至長泊及還上虜中風俗迴言長泊多野鵝鴨戎主射獵欽帳下騎擎鶻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或親射焉戎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每初殺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銅石為槌以擊兎每秋則不褐衆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氊帳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澗張鷹　是冬契丹使與高麗告奏使相繼而至帝問宰臣王旦曰四方入貢皆所以尊王室也彼自有隙朝廷無所憎愛起居宴會並合同處帝然之／九年樞密直學士薛映直昭文館張士遜充使至上京及還上虜中境界上京者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

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鞾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凉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

即有堅冰　天禧元年二月補新羅人洪橘鮮爲應天府都知兵馬使賜衣服緡錢橘鮮仕本國爲承旨國主遣其詐遁入契丹探機事以歸朝廷故也　四年知制誥宋綬充使始至木葉山及還上虜中風俗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并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羖䍽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

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謂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依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北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舍及僧舍又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氊屋題曰省方殿無階以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氊屋題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氊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俗喜罩魚設氊于河冰之上

家捲其門鑿氷爲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鉤竿罕
有失者過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罕魚以魚來
饋是歲隆慶卒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
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爲中京留
守改幽州幽都府爲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臣
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
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額後
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繫鞊
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
紗冠制如烏紗帽無檐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
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帶大夫或綠巾綠花

常祀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水色為貴
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幹鞴勒輕馱便于馳走以貂鼠
或鵝項鴨頭為扞腰蕃官有夷離畢參開國政左右林
牙掌命令惕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宮每宮置使及
總管掌領部族有永興積慶洪義貽敏等名　乾興元
年二月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真宗崩遣崇儀副使薛貽
廓假引進使告哀　六月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
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
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
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

上將軍耶律寧引進副使姚居信充皇帝吊慰使副三隱等至有司預于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于稍東設御座祭奠吊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于庭中閤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俟薦巻舉哭外殿西階上香奠茶酒馬貽謀跪讀祭文退俟皇帝皇太后昇座日新等以次升殿進書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日新等復詣永明殿俟皇太后昇座進問聖候書祭奠所陳有金香奩瓶盞注垸茶合匕筯銀龍表金龍帶御衣五襲塗金縷玉鞍勒馬三匹刻絲器仗弓矢火燭等吊慰所獻素羅綾白毛綾罽黑、絲絲播絲絹布萬五千匹其國后又以珠珥雜寶纓珞玉釧衣

三襲納以銀飾箱以獻乃命戶部郎中直史館劉綽容
省副使曹璨爲皇太后迴謝禮信使副入工部郎中趙
賀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楊承吉爲皇帝迴謝禮信使副
皇太后遺國主國后衣各三對銀裝衣箱各一鞍轡各
三鞍各一纓絡二國主加靴二兩龍腦滴乳茶各三十
斤酒各二十瓶以諸雜菓子及銀器各二千兩金器各
三百兩錦綺透背色羅紗縠絹衣著各三千疋御馬各
二疋皇帝遺國主亦如皇太后之數惟加金帶　是月
命度支副使戶部郎中薛田東染院使李餘懿使契丹
送大行皇帝遺留禮物禮物有金飾瑇瑁飲食灌器象
牙樏車渠注琬碧車渠琥珀柸白玉翠石茶器衣五襲

通犀碾玉帶金飾瑇瑁樂器金飾七寶瑪瑙鞍勒馬玉
鞭飲器皿一事錦綵三千疋御酒名果又命兵部員外
郎任中行崇儀副使曹珣告皇帝登寶位禮物有金塗
箱一具衣五襲餘如生日之贈賜　十月契丹使遣左
夷离畢行刑部尚書耶律僧隱副使高州觀察使韓格
等奉書獻御衣鞍馬來賀登寶位賜襲衣冠帶器幣鞍
馬有差　仁宗慶歷元年十二月代州言契丹舊封界
在蘇直等見耕之地而近輒移文欲以故買馬城為界
慮浸有侵耕不便詔本州諜諭之　二年三月契丹特
遣宣徽南院使歸義軍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議関南事見于紫宸殿

其書日用貝世修撰契丹時遣使踰封外徼兩國之名方
策紀一家之天豈欲洽于締水周時有于披陳切緣克
橋周尙是石晉所割遂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
謀權十縣之故壤入神共怒廟社不延至于曾國祖先
嘗創基構于與敵境繼爲邑都暨我太宗皇帝紹登寶
位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
精銳爲佛逆遂致移鎮國鎮兵甸北王府內外諸軍
彌年有戍守之勞繼日滿輸盟之費始終反覆前後諸
嘗切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蕭李
元昊于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入貢克保君臣之道實爲
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遍者郡植特延杜房

又迴雖具音題而但虞詐牒已舉　民之伐曾無忌畏之境營築長堤增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情境慮難敦于信睦俛思久約共遣疑懷茍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関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猶惟英悟深達悃悰適值春陽善綏中裕　先是歸明人梁濟世本涿州人嘗主文書虜帳下一日得罪來歸具言將有割地之請及虜使至仁宗發書以示輔臣色皆不動使者亦疑其事已泄後事定乃録濟世一官四月遣知制誥富弼西上閤門使符惟忠持書報契丹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寶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

通聘書盟迨于纘承共循謨訓邊陲安堵垂四十年逾
者再致使臣特貽緘問以且瓦橋内地晉陽故封受石
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與自景
德之初始敦鄰實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
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
之鋒遂擧劍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
藩禀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鄙鄉議討除已嘗聞達
杜防郭積傳導備詳又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
聞疾惡之辭憂閔交馳未諭睽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
惘然謂將軫于在原返致譏予忌器覆以營築隄埭開
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事既非疏導當稍

善防豈蘊猜嫌以虧雍穆至于備邊險路閲集兵夫蓋
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遏籍之舊在于貴境寧撤戍兵
一皆示于坦夷兩何致于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邊
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全悉靈鑒孔昭兩地
不得交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
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七月再遣知制誥富弼忠州團練使張茂實使契丹
請平請地之事　八月契丹遂遣樞密副使耶律仁先
劉六符持誓書來見書曰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誓書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
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

三司差人送至雄州交割緣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
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兩朝城池
各依舊存守淘壕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
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
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
鑒當共殛之貽契丹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當
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嗚呼此文可
改後嗣何述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不
載偃追懷先誓炳若日星緜祀已深敦好如舊且關南
縣邑本朝傳守日久懇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
十萬兩兩界假淀除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各不

得添置其現在堤堰水口逐時決泄壅塞量差兵夫即
便修壘疏導及非霖潦別致漲溢更不関報南朝河北
緣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軍兵民夫除見管數依
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有添屯如有事因即令逐州軍移
牒関報具自來永例更戍及本路移屯不得在関報之
限兩邊逃逸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各不得更似前
承容縱停留者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纂承各當遵
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
闕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無或廢墜以速殃
咎其盟文藏于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中兩
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是盟苟或食口有如前誓

宋史仁宗作七月二十四日

月契丹使林牙保大軍節度使蕭信來報徵兵見于紫宸殿　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丹築城于代州西北而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緣邊生戶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為賊聲援其蓄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修河北緣邊故蒲城蒲陰城再盟之後尋即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修一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十月二十四日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等來告舉兵攻夏州及遣同修起居注余靖持書報之　五年正月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州人回　二月右正言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若又遣使來以告西討則將命者不絕費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復小臣其去就不足為兩[illegible]重輕設忽有攜叛亦是常事彼此只于邊上閑報便 尋遣使臣從之 是月詔送伴契丹使劉限北界近築塞于銀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是月契丹遣林牙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翰林樞密直學士王綱來獻西征所獲馬三百匹羊二萬口又獻九龍車一乘見于紫宸殿 十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以北界累移文請也 是月以北人安忠信李文

吉並為三班奉職淮南監當仍賜忠信銀三百兩文吉百兩初文吉等初為契丹刺史雄州至是來歸特錄之

皇祐元年二月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昨北界役據銀城數移文不報請因虜使來諭以誓約之意俾令毀去從之　三月契丹遣樞密副使蕭惟信復來告西征是月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軍節度使耶律答彰德軍節度使趙東之來告西征還　四年五月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下兩制臺諫官議而以為自先帝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復有書乃稱契丹如故　八月補易州民李秀為三班

差使殿侍始秀為雄州探事有邊民遁入契丹以告秀畏罪求歸特補之　九月契丹遣忠正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濟德翰林學士吳湛來告西事平　至和元年四月契丹國母遣歸德軍節度使蕭知微永州節度觀察留後王澤國主遣保安軍節度使耶律防殿中監王諫等來賀乾元節因以其主繪像為獻且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告哀使至遂罷去年契丹使蕭德來言其主每謂通好五十年思會南朝皇帝昨令竊寫得天表恐未能髣髴故交馳繪像使若相見庶篤兄弟之情至是其主卒遂不報　八月二十六日詔北朝差告哀使耶律元亨赴闕朕以大契丹文成皇帝講修前世

之好繼息兩朝之民信幣交持使軺相聘幢幢道路垂五十年睦然兄弟之情確乎金石之固忽聆哀訃良用震悼是申感慨之深以示敦和之至宜特輟視朝七日兼禁在京音樂七日以輟朝日為始其河北河東緣邊州軍亦禁樂七日仍擇日舉哀成服禮官具儀帝成服于内東門幕殿　十一月詔河北緣邊州軍契丹葬日不得作樂　十二月契丹遣左宣徽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運翰林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韓運來獻遺留物

嘉祐元年三月契丹遣順義軍節度使蕭信左諫議大夫王行己來謝自真宗卒朝廷累遣使令信等來謂之都謝使也　二年正月詔以河東地界圖示契丹人

使初蕭扈等來賀正乃言武陽寨天池廟侵北界土田二府按代州陽武寨爲以六蕃嶺爲界康定中北界人戶聶再友蘇直等南侵嶺二十餘里本州累移文朔州朝廷以南北和好務存大體正令代州別立石峯爲界比年又過石峯之南尋又開塹以爲限天池廟本屬寧化軍橫嶺鋪慶歷中嘗有北界人杜思榮侵耕令泉谷近年亦標石峯路館伴使王洙以圖及本末諭之　四月以北來人趙二甸爲蔡州司士參軍馬錫爲茶酒班殿侍京東安撫司指使仍各賜田二頃　六月以北來人郝水言爲鄧州司士參軍給月俸仍賜田二頃　是月契丹遣使再求御容即遣翰林學士胡宿禮賓使李

李皎往報之初契丹累求真宗皇帝及帝御容乃遣權御史中丞張昪等行令諭以從持新虜主繪像來即與之前月又遣蕭扈等且言不敢違朝廷命是以置于匳中令賀正使吳中復等交致之　三年正月雄州言契丹國母蕭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蕭氏真宗之母洪基之宗母也　二月殿中丞趙至忠上契丹國俗官稱儀物錄至忠本虜人熟知其國中事　是月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使蕭福延以國母喪來告哀帝為發哀于內東門幄殿宰臣率百官詣橫門外進名奉慰輟朝七日　五月契丹遣使獻其國母遺留物繼以契丹國母葬以聞詔特輟視朝一日　六年三月以北人

武珪為下班殿侍以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武珪本鎮州俘虜多年頗知虜中之事為沿邊安撫司指使至是因獻圖特錄之　八年三月英宗即位改元仁宗崩契丹國母遣使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福延觀書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張嗣復國主遣昭德軍節度使蕭遜給事中王籍為祭奠使左驍騎上將軍耶律述衛尉卿昭文館學士劉霖安東節度使耶律行四方館使韓寔慶為弔慰使　四月命契丹賀乾元節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宮見英宗于東階七月契丹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羣臣慰于殿門之外契丹自景德講和中國厚給以恩

信至足使人言及大行躧出沸　英宗治平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定州安撫司言差人監送北來人韓高昨上京詣闕高昨特與借職仍賜公服靴笏差淮南州軍監當　二年三月知代州劉永年言梅迴瓶形兩寨地土本最為契丹置鋪侵據數諭未聽望許臣量出兵馬示必爭之勢詔令經畧安撫司諭地分巡檢城寨使臣常行視拒止之　是月代州言契丹侵西徑寨地殺守兵三人背嵐軍又言契丹爭神林塢等地界殺弓箭手二人詔河東經畧司令雄州牒涿州禁止　四月太原府代州管內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王慶民與契丹議畫牧羊峯地以樺泉堆鮮扙溝為界賞蕃漢將吏有差

十二月館伴契丹使馮京等言契丹使牒稱南界侵大池等處地請以聞詔京等告以本州結好務在悠久北來疆土圖證具存恐被邊臣隱昧故時有辯爭請北朝戒飭令各務安靖　是日雄州言得涿州牒報契丹國改為大遼國　三年九月命國信使副邵必盧戭因諭大遼國令飭邊吏自守如故約初雄州城下來路蒔柳至遼界上後多死知州李仲祐蒔補之遼新城吏以為生事帥數百騎盜至城下及初約遼人不得漁界河中至是漁不止故命諭之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神宗已即位未改元以英宗崩大遼國主與其國母遣祭奠弔慰使奉寧軍國節度使蕭禧等並入奠皇儀殿是日上

御殿之東幄椿等進慰書入見退賜御筵于都亭驛命
參知政事吳奎主之　八月十八日光祿卿史炤奉使
河北迴言體訪得戎主恐冬初至燕京欲去易正牛陵
因姿等縣界打圍乞密下沿邊防托詔河北沿邊安撫
司常切體探瞎作隄備　九月十九日大遼遣彰信軍
節度使蕭恭順廣州防禦使耶律好謀副使崇祿少卿
董庠賀皇帝登極　二十三日樞密院言順安軍採得
戎主見在燕京住坐般造軍器及河北緣邊奏皆云見
修涿易二州城及添兵馬增葺器甲廣致糧草二州最
為近緣戎主在燕京未聞有遷徙日月恐別生事可密
令諸路體察事因間奏詔令河北沿邊安撫司密切差

入體探

神宗熙寧七年二月大遼國遣泛使蕭禧議地界命天章閣待制韓縝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為館伴而報其書曰辱遣使指來況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誼固知鄰寶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曾越封陲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驩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具存當遣官司各加復視儻事由夙昔圖難狥從或誠有侵踰何惜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劃生之事端亦俟境候之細故已令邊吏具達本因緬料英聰洞垂昭悉瞻和方季保育是祈時復差韓縝往報聘之　三月十九日大遼國主遣泛使林牙興

複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于崇政殿書曰爰自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驩繇而義若一家共思于悠永事如閒于違越理須至于數陳其蔚應朔三州地田一帶疆土祗自早歲曾遣使人止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于定限往來悉絕于姦徒洎覺舉中輙有侵撓于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戍壘或存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于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合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爰馳介馭特致柔緘遠亮周隆幸希詳審據侵入當境地里所起鋪形之處合

差官員同共檢照早令毀撤却于久來元定界至冉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埸之内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兹實便穩顧俟准依　二十五日命太常少卿劉忱河東計會經畧司所差蕭士元呂大忠與大遼國差來職官同共商量地界　二十六日大遼國信使蕭禧辭是日對于崇政殿上宣諭曰蔚應朔三州地界將差職官與北朝職官就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係仁宗皇帝嘉祐七年因舊修葺元計料六十餘萬工至今已是十三年總用過五萬餘工即非創築城隍有違誓書又不是近年事北朝既不欲如此今亦毀和好更不

令倭續增修白溝館驛待差人撿示如有創生添益樓子箭窓等並令拆去如有創生乜洎兵級並令抽回郭庠事朝廷自來約束邊臣不令生事如昨來趙用擅入全屬北朝地分雄州職官十餘入並已重行停降今來郭庠侵入全係南界地分魚先放箭射傷巡人理須應敵況北朝近差巡馬已是創生事端其郭庠等并其餘細故並循常例别無違越無可施行禧奉詔而退　四月六日大遼主與其國母遣使來賀同天節　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代州西陘寨主內殿崇班秦懷信移合入差遣以契丹議地界于大黃平即軍場溝口植氊幕在懷信所部不即特約闌故也　三月七日大遼國主

再遣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因曰昨馳一介之轺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縱有于此則胥微乃者蕭禧才回韓縝隨至若承函翰備認誠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期見和成之義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即行檢照于文驗則甚為顯白具鋪形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兹事之纖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絶之期止有遷延之意若匪再憑緘幅申遣使人實慮詭曲以相蒙罔啓端倪而具達事希精覽遐亮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

一則廉靡輿于鄰壤一則來永敦于世契儻或未從擗
劃仍示稽違在往復以難停保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
善畣為宜　八月命輔臣對資政殿命尚書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韓縝西上閤門副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
一乘驛往河東計會北朝所差官躬親詣地頭和會商
量地界疾速結絶訖奏　四月五日大遼泛使蕭禧等
辭于紫宸殿置酒垂拱殿荅遼主授以報書書曰兩朝
繼好六載于茲事帥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
陲已約官司偕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
而信介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候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
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于臣工設次横都帟

尤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終就踣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京之偏說要該諸寨之限封堠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案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遂成濡滯切意有司之失措曾非與國之本謀遽枉軺車再垂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懽悰狀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證述遣臣之議獨尤病告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之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不啻金繒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于分外以要求樞府受辭期以興師而移析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按輿圖遂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初

朝廷遣劉忱蕭士元詣河東理辨疆界而契丹亦令蕭素梁穎會于境上忱以疾不即至又命呂大忠代上元素穎頻出驩未肯見忱等一日蕃酋引兵萬衆入代州界焚舖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穎徑入横都谷拖帳幕邀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于西陘東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許徑會于大黄平凡三四見議北界不能决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忱等偕素穎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皆有分水嶺緊言分水嶺為界則至時可以南取此黠虜之微意也與忱等相持久之復遣禧來命韓縝王師約館伴禧既見致國書又其出國劄子一通以進其指如去年也且以

忱等遷延為言縝等日與禧論難禧但執以分水嶺為界然亦不別白何處為分水嶺也詔諭以兩朝和好年深今既欲委邊臣各加審視尚慮忱等所奏未得周悉已改差縝張誠一乘驛詣境上和會商量令禧以北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内侍李憲齎詔示之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而禧尤不從報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于是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見用照證長連城六蕃嶺為界公牒六十道多是北界聲說閑口把鋪等處從賊或交灘並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照驗文字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驗文字一一聞達北朝工遣使者持示禧禧乃辭去括

侯禧去乃行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至以三月庚子踰期不肯行與縝等爭論或至夜分留京師幾一月　七月十八日以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往河東與分畫地界是冬復台韓縝李評赴闕賜對縝等受旨而往遂受界至　九年四月六日遼主與其國母遣使耶律測來賀同天節見于紫宸殿以聞遼國母之喪罷置酒初雄州言大遼國母蕭氏以三月六日卒是日測等已對詔已聞大遼國母服藥罷垂拱燕及歸館合以涿州公牒示之乃宣諭輟同天節上壽罷大燕令測等成服于開寶寺福聖院詔宰相以下及從官往慰仍學士院撰大遼主書令國中遣使乃致感惻之意　八月

九日北朝遣林牙懷化軍節度使蕭質副使翰林侍讀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堯錫為遺留使續又遣長寧軍節度使耶律英太常少卿韓君儀為都謝使　元豐元年五月十二日詔械走投漢界北人王善及其妻子蒙塞耳目至代州牒送北界以上祇緣邊所收西北界闌遺人口當送還者並蒙塞耳目故也　十二月五日定州路安撫司言北界人于惟孝因傳達虜界事為北人收捕甚急及歸明望朝廷憫其累報北事又嘗告捕北界刺事人李景等特推恩詔于惟孝與三班差使江南指使　二年三月九日錄北界人程詮程岳為三班借職程景三班差使李弼送襄州賜地二頃

月支錢千米一石以詮等嘗為邊臣刺虜事及嘗告獲姦細事覺來歸定州安撫使乞推恩故也　二十五日雄州言北界民戶以差配㨶擾併有驚移涿州乃移文言南界縣官以兵馬遮約不令應從請速遣回詔雄州具報生侵越㨶擾因依報之及戒兩縣巡防候北界差使消息即諭驚移人民歸業既而工批兩輸戶迸移令出榜安慰還業　十月四日錄北界歸明人武備為下班殿侍江南東路指使備嘗為邊臣探虜中動靜事泄懼罪來歸故錄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錄北界人翟公僅為三班借差江南指使以定州路安撫司言公僅屢泄契丹事懼禍挈妻子來歸故也　三年正月二十一

日詔北朝賀同天節使過界如在大行太皇太后百日外聽作樂　三月十一日詔遼使所過州軍迎送賜燕許聽樂至開封府界不作樂以大行太皇太后喪制故也　五月十五日河東緣邊安撫司乞移牒止約北人緣邊創置鋪屋止枕如北人于分畫壕堠之北修建城池即是有違誓書若止增鋪屋毋得止約或止于土門以東接真定府界以南侵犯增鋪屋壕堠即先諭以理不從即約闌出界續詔若北人果有創增本界未有鋪屋閑防處相度增置先畫圖以聞　四年二月十二日右正言知制誥王存言切見遼人硯中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殊疎此邊臣事間不精也臣覩知雄州劉舜

卿議論方畧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于絕塞之外詔舜卿具所費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司給之　八月十二日詔王中正將米大兵出界應邊入亦遣兵攻討或為援助或于境土𠕂防若與諸路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說諭或移文以夏國內亂𠕂制國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賜賀同天節并遣使賜生日等物無人承受鄜延路累牒問宥州皆不回報近又累犯邊朝廷遣兵問罪與北朝不相干涉如阻隔進兵或先犯官軍方得應敵令中正密掌之　五年五月四日詔邊人不可禮同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還隸樞密院十一月八日河東路經畧司言府州火山軍申黃河內

有北界人舡渫至河濱斥堠堡已收救得詔牒還北界
十二月十七日接伴使吳安持言遼使緣邊事節並
如舊准例送樂人馬一匹不至臣等俟前路言及詔安
持等所不送馬勿問　六年六月十二日廣信軍言北
界西南面安撫司累牒問置教場已移牒所指乃村民
庄院曲為兩朝通懽之意已令廢毀看詳庄院深在當
界腹內就使是村民習射之所築立牆院修置射垜於
信誓全非違礙更于貴司了無干涉豈煩較辨回牒稱
自兩朝通好以來戒約緣邊州路不得輒生事端今起
築教場練習軍伍有違信誓深不便穩請速毀廢及青
問生事官吏重加誡斷詔觀其來牒辞理已屈勿更回

報　七年五月十二日雄州言主管覘事馬儆探北界事有驗詔與三班差使　哲宗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河東路經畧司言北界步騎七百餘人侵犯根溝界及府州河濱斥堠堡有西賊百餘騎襲獲一騎推驗是北人詔曾布推閱未歷牒送北界　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滄州甚沽寨收到北界入舡係涿州人口孫文秀等捕魚值風入海若依指揮判充廂軍緣非賊徒姦細朝廷推示恩信緩服四夷乞令監赴雄州牒送北界從之　七年正月十一日秘書省校書郎送伴使呂希績等言耶律迪死于滑州賜下食器幣將猎等就差知通利軍趙齊賢假中大夫充監護使

詔遣內供奉官王遇馳驛治喪事特賜迪黃金百兩水銀龍腦以殮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瀛州通判徐興宗名與北朝廟號偶同因遼使聞即權更易詔後爲例　九月七日樞密院言河北沿邊安撫司奏勾當事人北界將仕郎國子監直講田仲容願歸附詔與三班借職　四年八月二日詔高陽關界河北同巡檢王溥椎場徐昌明霸州刀魚巡檢楊極劉家渦黃金寨巡檢賈忠知霸州李昭玘通判侍其琮權通判悉殺並先次差替仍于瀛州洪苍以遼人入霸州椎場殺傷俘乎又溢折橋梁昭玘等失措置溥等不即救援故也　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遼國泛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副使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儼見于紫宸殿齋國書其畧云粵維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益念遼之于宋情重祖孫夏之于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于保合豈宜一失于綏存而况于彼慶歷元豐中曾有披闌為啓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乃事遠征倘蘇議以無從慮爭端而有自則于信誓諒繫謀帷與其小不忍以窮民兵罷困弊曷若大為防而計國世固和成蓋其意止為夏國遊説欲息兵及還故地云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十一日遼使蕭良等欲

辞三省進呈答書上曰夷狄不足與較當務含容繼好息兵以生靈為念聞新戎主多行不道國人怨之不如洪基若不荅其意恐遣使來已令所築蕭關銀州即是已正削北之罪可於國書明言之北虜于夏人唇齒相依亦為已謀非特為西夏故也上又言夷狄遣使及西陲未靖異端之人洶洶幸此以摇動政事朕常置乙巳占在側每自仰占天象以為儆戒近者見月犯壘陣占云主兵尤當鎮靜以應之

政和六年八月二日詔河北沿邊安撫使和詵等曰北虜不道結釁女真窮兵毒民又復練卒選兵儲備器械與夏人合從恐動中國比來帥臣殊無遠慮聞此探報輙有所陳起釁造端邀功

生事怡𢘟邊鄙何日州寧曾不思百年誓好明如日星
南北生靈皆朕赤子凡百舉措當務持重無開邊隙如
違國有常憲朕不汝貸仰師臣具知委以聞　七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詔朝廷與北界和和好令踰百年近者沿邊
累奏北界討伐女真渤海久未帖定可依屢降處分約
束沿邊不得妄動亦不得增添人馬別致驚疑先是建
中靖國元年耶律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
統元年天祚不道諸部皆潛附女真粟阿骨打欲叛契
丹天祚改乾統十一年為天慶元年天慶四年秋八月
女真遂叛集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
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山

壽統渤海子弟軍千人討之九月二十三日渤海遇女真軍大敗攻破寧江州獲奚契丹甲馬三千天祚以蕭奉先弟殿前都點檢嗣先師奚契丹禁軍土豪五千餘人十月屯出河店臨白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契丹未陣擊之嗣先兵潰其骨肉輜械牛羊金帛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里獲甲馬四千天祚自兩戰之敗謂蕭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林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于是分四路而並進獨涞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斡离不杂者以爲漢軍遁即領契丹奚兵棄營而奔翌日漢軍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

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
千里蕭然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率蕃漢兵
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
之期必滅女真女真乘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親
臨陣戰三合野皆橫屍軍中望天祚御旗西南向即隨
之而潰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
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是歲朝廷遣羅選侯益等
使契丹滯留兩月不見天祚而還天慶六年春天祚募
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峪備女真會
東京留守蕭保先為政嚴酷渤海素驕而犯者不恕東
京者渤海故地自阿保機耶律德光力戰二十餘年始

得之建為東京正月朔夜渤海十數人踰垣入府問留守所在稱軍變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者本渤海人頗剛明聞亂權行留守事與副留守渤海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捕渤海十數人斬之或告永昌等曰在城渤海誅矣于是渤海因之焚刦為亂遂據本京推高永昌為主號大渤海國皇帝改元為應順分軍殺掠奚漢人戶往往挈家渡遼水避之五月天祚自顯州進軍渤海正以遼河三叉黎樹口為備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兩路重兵間道趨遼州渡河直入瀋州渤海始遣騎兵迎敵凡數月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忽女真聲言來援渤海期五月二十七日至瀋州

琳不以為然是日軍馬忽至將軍驚曰女真至矣急弁入城女真隨入據城殺戮幾盡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永昌逃入海女真遣兀納波勃堇以騎三千追斬于長松島其潰散漢兒軍多聚為盜契丹不能制由遼瀋邊界奏北界未定朝廷遂有是約束　宣和四年三月遼國宰相張琳立燕王耶律淳為天錫皇帝廢天祚為湘陰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懣家副承旨王裾充使副吉謝朝廷上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立不受而還之先是女真惱契丹五十餘城據遼東長春兩路遂用楊朴策求契丹封冊天祚遂立阿骨打為東懷皇帝女真云雖稱我大金皇帝兄即已不

然我提兵取上京矣既而女真破上京又陷中京天祚自燕京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温與燕王守燕京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温與蕭幹扶怨軍國藥師等謀立燕王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於天祚為從叔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之九大王處温等帥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淳出遽以赭衣被之淳惶哭再三力辭不得已即位號天錫皇帝以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遂廢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中平上京遼西六路燕王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故云

八月二十五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郭

藥師上表與其下萬人以涿易州來降有旨送秘書省

二十九日北虜偽后蕭氏及四軍大王蕭幹遣其臣永昌宮使蕭容昭文館直學士韓昉等奉表稱藩乞師童貫蔡攸以其上表稱臣不納土斥回而以其表聞

先是政和七年秋女真蘇州漢兒高藥師曹孝才等率其親屬以大舟浮海來登州備言女真攻契丹數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等措置因屢遣使約女真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往來會意皆主童貫及代州奏女真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續遣蔡攸為副使貫初至雄州令趙良嗣

草書差歸朝官張憲趙忠諭耶律淳禍福淳得書執二
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遂募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馬擴自雄州齎軍書及勑牒入燕京招諭淳亦甚懼遣
大石林牙蕭昌魯領騎二千屯新城种師道裨將楊可
世乃將輕騎數千欲直取之至蘭溝甸為大石林牙所
敗淳益師二萬餘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於
是童貫以為契丹尚盛未可圖且欲再修好上亦詔班
師遣諸將分屯貫攸自瓦橋關莫州回河間府是年七
月二十也日也忽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
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王朝廷為言朝廷猶豫未
決間太宰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于是悉諸道兵二十

為期九月會三閱詔罰攸母歸異議者斬而代燕之議
成矣八月常勝軍管押諸衛上將軍郭藥師遂以涿易
州來降蕭太后聞常勝軍降遂遣人奉表稱臣蕭太后
者淳妻秦國妃也淳死蕭幹立為皇太后遂即位改建
福元年為德興元年天祚後下詔降為庶人云　五年
十月六日中書省尚書省言耶律延禧為尊號天祚內
外文字不合稱呼詔令禁止二十二日收復山前郡縣
並各賜名仍建置官吏皇帝御宸殿文武百官稱賀
二十九日臣僚言仰惟陛下兵不血刃盡復燕雲故地
宜命儒學之英吐辭摛藻封山刊石建隆碣以鋪張宏
休揚厲偉績垂億萬年臣不勝大願詔委王安石中　六

年正月十四日詔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偽四軍大王夔离不首級依典送大社頭庫夔离不者奚人一名蕭幹王師初招撫燕人幹首拒命及燕京陷幹與蕭太后出奔至松亭關議所立國于是列陣而分契丹軍從蕭后林牙歸天祚天祚殺蕭后奚渤海軍從蕭留奚王府幹遂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改元天嗣奚人餓幹領衆出盧龍嶺攻景州陷薊州寇掠燕京城王安中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又大戰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德哥殺之傳首河間安撫使詹度上之故有是詔

閏三月七日文武百僚太傅王黼等言伏

觀獲撿玉偽寶及慶歷誓國書許拜表稱賀　先是澌
奏切以耶律氏自阿保機盜據北土五季之微悖逆日
彰以强闘天下藝祖膺天明命奄有四海志在恢復而
日不暇給眾聖紹休尚以柔馭至慶歷中輒敢忤天之
命妄以關南縣邑為請暴橫不遜有蔑視中原之心仁
宗皇帝繼好息民為之特增歲幣乃致要盟別立載約
使車旁午求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聽命然誓書所
著必欲本朝具言別納金贈之儀用代賦輿之物乃始
甘心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抑惟陛下天錫勇智既
服萬方師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取諸掌
燮禹不傳首之後俘石晉所上撿玉又獲其偽寶今者

疆園之臣復以慶曆誓書國書來上天地闔擇星日增
輝垂廟社無疆之休快祖宗累世之憤伏望聖慈宣付
秘書省并所獲撿玉偽寶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
曆誓書國書伏乞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詔從之　七
年三月十二日詔燕雲歸朝官本務優恤且嘉其内附
之誠致命以官資使就祿仕然亟令釐務則簽書管幹
職事使當任責法令既非素習一有差失詿誤與見任
官同罰或罷免并有合解官持服之人無所歸甚可矜
憫可歸朝官改注州縣等職任並特免釐務見任人依
此其請給人從等並依釐務官支破候經滿兩三任通
曉文法願釐務者長吏官司保明注釐務差遣其各丁

憂者若未經滿一任並聽免解官持服以稱撫懷保養
之意燕雲新邊官並仍舊　四月八日太師廣陽郡王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
景薊州及河東路先取朔寧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
雲中府路州郡已獲定約外契丹舊酋借稱天祚自前
年竄于夾山之外稍稍團聚借聚鄰國欲謀再舉小蕃
小醜類之屬憑藉聲勢潛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
八月陛下躬授睿算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修整武
備賊兵犯邊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酋
離夾山與大金迎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
小醜類處藏泊遣人齎偽詔勑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

字通耗欲來歸朝臣依奉睿旨務敦大金信約而不受
移牒大金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照會舊舊藏泊去處
仍遣河東路都統制李嗣本領兵捍邊劄下沿邊統制
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夕整馬為必取之計舊酋初欲
南來先遣雜類並邊刦掠累次為朔寧府州火山寧化
將佐說敵採知沿邊軍聲甚盛同惶涕泣遂以二月十
九日昏夜北走二十七日準大金西南西北兩路都統
所牒稱昏主已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懽所致牒臣照
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下軍兵斬獲小蕃雜類四千八
百五十一級內酋領祕王渾龐提點劉忠廉等二十三
名皆是小鞠録下總兵用事桀黠之人並已梟首劉慶

離等十四名皆是舊酋帳前腹心招兵聚衆之人亦皆就縛辱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焚蕩巢穴積聚粮草淨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先是天祚計窮遂投西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强不果納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婁宿軍且至天祚驚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迹為適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於是始滅亡去　光堯皇帝紹興四年正月十四日詔臨安府収買木綿虔布各一百疋資治通鑑并節要各一部小龍鳳茶一斤令三倫作書送耶律紹文高慶裔其文過錢数申尚書省下戶部

文還 十年九月十日明堂赦契丹渤海溪兒等本屬
大遼祖宗以來為兄弟之國講好修睦幾二百年邊鄙
之民不識兵革後女真用兵遂致彼此交鋒互相殘殺
殊可憫傷應上件諸族前來歸投者仰諸路帥司以禮
接納 三十一年十月詔契丹與我為三百年兄弟之
國頃緣奸臣誤國招致女真俾罹其毒朕既移蹕江南
而遼家亦遠徙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北虜
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
之士亦宜協力乘勢殲厥渠魁報耶律之深讎將來事
定通好如初

宋會要

女貞東北別國也蓋渤海之別種本姓拏唐正觀中靺鞨來朝中國始聞女真之名契丹謂之慮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群鹿而射之食生肉飲糜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為縛之俟醒而解獸多野狗野牛驢之類行則以牛馱物遇雨張生牛革以禦之所居以樺皮為屋今有首領三十分領其衆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舊隸契丹今歸于高麗人皆勁勇弓矢精于契丹故契丹至則敗焉太祖建隆二年八月其國遣使嗢突剌朱來貢名馬十二月遣使使棧鹿豬送

海來貢方物三年正月遣使只骨來貢方物三月遣使
女古來貢方物四年正月遣使來貢方物八月復遣使
來獻名馬是下詔登州曰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
有常租而女貢遠隔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
舟檝以為勞言念辛懃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
租賦麴錢及緣科雜物州縣差徭止令多置舟檝濟渡
女貢馬來往其在舟檝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主駕人
力九月遣使來貢名馬五十六足乾德二年首領志達
理并侄阿黑哥首領馬撒鞋并妻梅倫並遣使獻馬及
貂皮三年九月遣使來貢并齎定安國王烈萬華表以
聞五年馬撒鞋及首領所姑來貢馬是年女貢來兇白

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詔止其貢馬皆不令還本幾首領渤海那三人入貢奉木該言三十東部落令送先被為思女真所虜白沙寨人馬詔書切責前寇畧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先留貢馬女真悉令放還六年首領祈達渤來貢馬又有鐵利王子五戶并母及子弟連沒六温迎門沒勿附其使貢馬布膃肭臍紫青貂鼠皮太宗太平興國六年遣使來貢方物雍熙四年首領遣国人阿那詣登州上言本国為契丹以書招誘令遣使持書詣州詔書嘉荅之淳化二年首領羅野里鷄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伯里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泛海入朝來發兵與三十

酋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其後遂歸高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國人悉柳泐海爲風飄船至登州詔給資糧放還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契丹大喪師而還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沃之爲堅氷不可上距城三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敵七年遣將軍大千機隨高麗使入貢事具高麗八月遣首領阿盧太隨高麗使郭元入貢天禧元年遣酋領隨高麗使徐訥入貢首領自言女真之外又有五國

曰鐵勒曰賁訥訥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没皆與女真
接境訥又上言女真蕃長入見官賜錢三千黃錦袍一
承天節紫綾袍一傔從門見錢二千承天節紫綾袍一
伏緣女真素無差降昨高麗國定以為蕃長傔從名目
望許令敢赴殿宴及賜予如蕃長之例從之又有國人
鶻者渾河盧光還本國逢渤海戰不得往至是遣歸蕃
仍給裝三年十二月首領汝孛達等復至自言昨各以
本土馬來貢塗中淹久皆已死失詔特給其直

神宗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上批昨朝廷以交蠻犯順令廣州選募奉職劉富齎詔往真臘國宣喻聞往來海上亦頗勤勞可量酬賞候有保明別取旨初客省申以富齎詔賜真臘國主及管押本國貢物上京未敢發遣中書擬送客省發遣歸本路不擬賞故令別聽旨徽宗政和六年十月九日詔真臘國人使新祝摩僧可等一十四人赴闕進奉其引伴官唯務興販可令尚書省立法具真臘國人使仰沿路州軍疾速催發依程赴闕仍抑各具到發月日住程因依申尚書省十二月二十一日真臘國進奉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稽嗯見于紫宸殿二十五日拱衛大夫康州防禦

使直膺思殿梁平等奏據眞臘國進奉使鳩摩僧哥狀
萬國遠蕃以投聖化今已朝見訖然而尚拘夷服未稱
區區嚮慕之誠欲望許賜所服朝服伏覩盛事未之前
聞伏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彰盛德之美詔送祕書省七
年三月七日眞臘國進奉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
安化郎摩君明稽嗯辭于紫宸殿宣和二年十二月四
日眞臘國進奉人使奉化郎將摩臘富副使安化郎將
摩臘富副使安化郎將摩禿防授宮沙斯底忍辭于紫
宸殿以上續國朝會要國朝會要無此門光堯皇帝建炎三年
正月十日御大同軍節度雲州館內觀察處置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持節雲州諸軍事雲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真臘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封一千戶金裒賓深可特受檢校司徒加食邑千一戶實封四百戶以郊祀加恩也